



国际专家会议“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保护规划的文件”

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特设专家组

2003年3月10-12日 巴黎

新欧洲的语言多样性研究大会

2003年10月13日 布鲁塞尔

欧洲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管理部 郭天德 著

中国玉溪师范学院濒危语言研究中心 翻译组

目 录

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	4
第一章 序言	5
第二章 背景	5
第三章 帮助濒危语言	6
3.1 语言社区的作用	6
3.2 外部专家与语言社区	7
3.3 有何作为？	7
3.4 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	8
3.5 抢救历史文献	8
第四章 评价濒危语言和记录语言的紧迫性	8
4.1 警示	8
4.2 语言活力评估	9
4.2.1 语言活力的评估要素	9
要素之一：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	9
要素之二：使用一种语言的绝对人口	10
要素之三：总人口中使用该语言的比例	10
要素之四：在现存语域的使用趋势	10
要素之五：新领域和媒体的回应	11
要素之六：用于语言教育和学习材料	12
4.2.2 语言态度和政策	12
要素之七：政府的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政策，包括官方地位和使用	12

要素之八：社区成员们对自己语言的态度	14
4.2.3 语言记录的紧迫性	14
要素之九：语言记录的数量与质量	14
4.3 语言活力指标：评价诸要素的重要意义	16
范例 1. 语言社区自我评评估	17
范例 2. 外部评价	17
第五章 结语	17

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部濒危语言特设专家组¹

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²都代表着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智慧。因此，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是全人类的损失。

尽管大约有 6000 种语言存在，但是许多种语言受到威胁。因此，语言记录、新政策的启动、新材料的充实是加强这些语言活力的当务之急。

语言社区、语言工作者、民间组织和政府之间十分有必要通力合作，才能抵御这种威胁。为了保护濒危语言，为语言社区创建富有新意义的作用，建立支持机制，刻不容缓。

I speak my favourite language	我讲我最喜爱的语言，
because	是因为
that's who I am.	它能证明我是谁。
We teach our children our favourite language,	我们教孩子我们最喜爱的语言，
because	是因为
we want them to know who they are.	我们想要他们知道他们究竟是谁。

(引自克里斯提·约翰森，一位托霍诺 O'odham 族老人的话，
美国印第安语言发展研究所，2002 年 6 月)

¹ 本文件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专家组准备的(参考附录 3 为本文作出贡献的成员名单)。本文件的结果源自许多人的努力 (参考附录 2) 并经历了许多次的修改。我们感谢日本教育部的支持为太平洋地区濒危语言科学研究提供经费。

² 本文件中，术语所指的 language 包括符号语言，以及口头语言，或濒危语言社区也指符号语言社区。

第一章 序言

每当一种语言迈向消亡的道路上时，它就面临着濒危了。如果缺少充足的文献记录，一种死亡的语言再也不可能救活。

每当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们停止使用该种语言，使用该种语言交际的人数递减，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停止了该语言的传递，那么该种语言就濒危了。

大约全世界 97% 的人们讲大约世界上 4% 的语言。与之相反，大约世界上 96% 的语言被世界上大约 3% 的人口所使用 (柏纳德 1996:142)。因此，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是在极少数人们的掌控之下失去了平衡。

尽管拥有数以千计使用者的某些语言也不再被孩子们所袭用。至少世界上六千多种语言中的 50% 的语言正在失去了使用者。我们估计，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大约 90% 的语言可能将会在二十一世纪中被主流语言所代替。

语言濒危可能源自于外部的力量，比如战事的、经济的、宗教的、文化的，或者是教育的屈服；或者是由内部的力量引发的，比如社区内部对其语言的否定态度。内部压力通常有其外部的根源，内外夹击迫使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停止。许许多多的土著民族早已认为他们的语言不值得传承，因为他们往往将其社会地位的劣势与其文化联系起来。为了保证生计，加强流动 或者融入环球市场，他们不惜遗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获取同等待遇 (克服歧视)。

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必将导致独特文化、历史以及生态知识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世界上人类经历的特有的表达。因此，任何一种语言的知识可能是打开未来基本问题之钥匙。每当一种语言的死亡，就意味着我们又更缺少了理解人类语言结构模式和功能、人类史前史以及世界多样性生态系统的证据。总而言之，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可能会经历消失语言之痛苦与失去其民族族源和文化认同一样的痛苦 (柏纳德：1992，哈乐 1998)。要提高语言消失和语言多样性的意识，只有为少数民族语言，为适应社区内的现代化以及国内和国际大背景之下，建立起富有意义的当代的角色的时候，才能获得成功。富有意义的当代的角色包括这些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商贸、教育、文字、艺术以及媒体中的使用。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支持的政治和经济应当用于建立这些角色。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迫切需要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现状的可靠信息，作为各级政府帮助制定语言计划的依据。

第二章 背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包括着永久性地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是其基本原则的内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第一款就确定了：

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不论种族、性别、语言、宗教的差异，为了进一步伸

张正义，为了法治，为了人权和基本的自由权，通过各国之间教育、(科学和文化诸方面的合作，以之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在此原则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制订了规划，旨在于提倡语言作为教育与文化的工具，同时作为重要的手段参与到国家生活中来。”

在这些规划中，确定了“濒临消失语言的红皮书”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

1. 要系统地收集濒危语言的信息(包括其地位和需要研究的紧迫程度)。
2. 要加强对濒危语言相关材料的收集，尤其是对鲜为人知的语言，或至今尚未开展记录活动的语言，而其属于特殊类别，诸如语言孤岛，语言类型特殊而且对历史比较具有特殊意义的危在旦夕的语言进行抢救工作。
3. 要进行旨在于建立世界范围内的项目委员会和区域性的工作网络。基于业已建立的联络，而聚焦更广阔的地域。
4. 同时要鼓励出版公布濒危语言研究的材料和成果。

然而，关键性的一个目标是《红皮书》项目所缺少的——亦即，与濒危语言社区一起努力工作，濒危语言维持，发展，复兴和传承。在濒危语言社区从事的任何研究务必互惠与合作。这里所指的互惠不但指研究者提供服务作为他们从语言社区所获得的补赏，而且还要与社区积极地参与设计、实施以及评估他们的研究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大会 2001 年 10 月 31 日会议一致采纳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环球宣言》公认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紧密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行动计划建议所有成员国要与语言社区联合起来，采取措施，以确保：

1. 要维持人类语言多样性和支持用人类最多的语言表达、创造和传播。
2. 要在教育的各个层次鼓励语言的多样性。凡有条件，要从幼年期培养学习多种语言。
3. 要适时把传统教育与教育进程结合起来，以保护传统文化与充分利用文化适应性眼光交流和传播知识。

第三章 帮助濒危语言

31. 语言社区的作用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语言使用人口少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成员们，正在不断地放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包括抚养孩子和教育的过程中也不使用本族语言了。

语言使用人口少的少数民族社区，可以观察到对其预言未来的多种观点。有一些濒危语言的使用者们在认为自己的语言落后和不现实。这种消极的观点通常与来自于主体语言社区的社会经济压力密切相关。然而，另一些濒危语言的使用者则试图直接抵抗对其语言的威胁，

并投身于语言稳定和语言复兴活动之中。这些社区可能建立有利的环境，比如开办托儿中心、学校、或者班级专门讲自己的语言。

归根结底，关键在于本族语言使用者们，而不是靠外来者来维持或者放弃本族语言。尽管如此，如果社区请求援助来加强其面临威胁的语言的时候，语言专家们应当将其技能施展出来，与使用语言人口少的民族一起合作。

3.2 外部专家与语言社区

外来语言工作者，主要指的是语言学工作者、教育者和活动家们应当把记录语言当作其首要任务。这就包括收集、注解、分析濒危语言语料。第二件要承担的任务是，积极参与教育项目。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要求掌控支配研究的条款和条件。使用人口少的少数民族要求参与研究的人数与日俱增：首先，他们要求控制支配研究的条款和条件；其次，他们有权提出研究成果及未来的使用权。（譬如，他们想要同意和否决的权利。他们要知道结果对他们的将来有何好处。他们要获得决定如何传播成果的权利。但关键是，他们要与外来的研究者们拥有平等的关系，而且要在全过程中扮演主人公的角色，而不是别的角色）

3.3 有何作为？

正如语言社区成员对语言濒危现象有着不同的反映，同样对语言学工作者、教育者及活动家们也会遇到来自于语言社区濒危语言维持的不同请求。这些请求归纳起来主要与五个领域相关：

1. 语言学和教育学基础培训：为语言学基础培训提供语言学教师、语言教学方法和技术、课程发展及教材发展。

2. 扫盲工作中持续发展和地方语言记录的技能：如果需要，培训地方语言工作者创制文字，培养阅读、写作、和分析自己语言及出版教育材料。在这里，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建立当地的研究中心，培训使用濒危语言者们研究、记录自己的语言材料并建立语料档案。扫盲对于传授和学习濒危语言是最有用的一个途径。

3. 支持和发展国家语言政策。国家语言政策必须支持多样性，涵盖濒危语言。要有更多的社会科研工作者、人权工作者及濒危语言使用者应该积极参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形成。

4. 支持和发展教育政策：在教育方面，不少语言学家较致力于实施不断通行的母语教育项目。自 1953 年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 15 年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其政策推行来充当这一发展的工具。然而，所谓的母语教育，通常指的不是把使用人口少的民族语言（譬如濒危语言）祖先的语言讲授给这些少数民族，而是要把这些语言当作课程在学校里开设。

在学校里教少数民族语言孩子最通常的教育模式依然是使用当地或者是主体民族语言作为教学媒体的语言。这种以牺牲濒危语言为代价有利于支持 地方语言和主体语言的传播。比如，非洲约 2000 种语言中不到 10%的语言仅用于教学语言，而这些不到 10%的语言中没有

一种语言是属于濒危语言。我们赞赏包括区域语言在内的语言（经常被称为“母语”）进入正规教育当中。但是不是牺牲少数民族语言为代价（《海牙建议——少数民族接受教育的权利 1996 年；Skutnabb-Kangas，2000 年》）。许多研究实例表明，双语文能力的习得绝不会减弱官方语言能力。

5. 改善生存条件并尊重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人权：语言记录者们尽管不直接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但可以帮助政府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被忽略的人口。比如，国家艾滋病意识或者扶贫规划不够注重少数民族社区，尤其是如果他们是文盲的话，他们的诉求就会被忽略。语言学工作者们和教育工作者们可以通过辅助语言社区形成其语言及人权主张来充当重要的调解者。相反的，为被边沿化的社区出版的健康常识、社区发展或者是语言教育的材料，则需要专家们的输入。所要传授的观念与内容务须要有文化意义。

3.4 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

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划定的世界 900 个生物区域地图中，有 238 个（通常被称作全球 200 个生物区）是世界生态赖以维持生存最重要的区域。而在这 200 个生态区域，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族群。这些族群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丰富的生态环境知识的民族。

保护生物需要与保护语言保持平衡。研究者们是探索者，不仅仅是保持生物与语言的平衡者，而且是世界生物多样性和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连接纽带，也是各个层面多样性消失的起因和结果的连接纽带。这个纽带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提出了生命的多样性是由自然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及语言的多样性建构而成的这样一个命题。它被鲁易萨·马飞（Luisa Maffi）称为生物文化多样性。接着，麦克·科劳斯引介了术语新兴媒体生态圈来描述网络连接世界语言（类似于生物环球圈，即网络连接世界的生态系统。马飞，克劳斯和山本，2001: 74）

3.5 抢救历史文献

一种再也不能维持、传承、或者复兴的语言依然有价值把它完整地记录下来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每一种语言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和生态知识。这也是因为语言是多样性而决定的。记录下这样的语言是重要的，理由有这么几条：1）它丰富了人类知识智慧；2）它可能呈现着我们当今尚未能理解的一种文化远景；3）记录这种语言的过程经常会帮助语言资源的人们重新激活其语言和文化知识。

第四章 评价濒危语言和记录语言的紧迫性

4.1 警示

没有单一要素标准可以用来评定一种语言的活力或者记录的紧迫性。语言社区是复杂而

且多样化的；即使要确定一种语言的使用者的数量也是艰难的。我们统一使用六个要素来评估一种语言的活力和濒危的状况，还增加了两个要素来评估语言态度，还增补上了一个要素评判记录语言的紧迫性，总共这九个要素。它们全方位地确定一种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现状特别有用。

4.2 语言活力评估

4.2.1 语言活力的评估要素

下文就识别语言活力的六个要素做说明：1) 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2) 使用一种语言的绝对人口；3) 总人口中使用该语言的比例；4) 现存语言使用领域的趋势；5) 新领域和媒体的回应；6) 用于语言教育和学习材料的数量。切忌使用单一要素进行评价。由于其他原因，如果根据某条标准一种语言排行高的可能就要立即值得关注。

要素之一：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

在评价一种语言的活力采用的最通俗的标准是，它是否被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费斯曼，1991）。濒危程度可以从稳定型到消失型依次排列。然而，即使是“安全型”（看下文）并不能保障语言的活力，因为语言使用者们随时都有可能停止他们的语言传授给下一代人。濒危语言程度的六个级次可用来辨别代际之间语言传承的级别：

安全型（5级）：该语言被所有辈分的人们所使用。没有受到其他语言威胁的征兆，并且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似乎没有受到干扰。

安全但受到威胁型（负5级）：该语言在大多数场合被所有辈分的人们未中断地使用，但本族语言中混杂着多语言现象并且一种或者更多的占主体的语言已经替代了一些重要的交际场合。值得注意的是，多语言现象本身不一定是对一种语言的威胁。

不安全型（4级）：在某一社区，大多数孩子或者家庭，但不是所有的孩子或者家庭，都把本族语言当作第一语言使用，而是把它局限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使用（比如在家庭里，孩子与父母和祖父母之间的互动）。

肯定濒危型（3级）：该语言再也不作为孩子们在家庭里学习的母语。因此，最年轻的语言使用者就是父母辈。在这一个阶段，父母可能对孩子们讲本族语言，但他们的孩子们不用本族语言回应。

严重濒危型（2级）：该语言只有祖父母辈和老一代人才会讲了。父母辈一代人可能还会讲该语言，但是他们不再对孩子们讲该种语言。

极度濒危型（1级）：最年轻的语言使用者是曾祖父母辈。该语言在日常交际中不用了。这些老年人只能记住一部分词语，但也不使用，因为没有人可以交谈了。

已经消失型（0级）：没有一个人能够讲或者回忆起该种语言。

濒危程度	级别	语言使用人口
安全型	5	该语言被所有年龄的人们使用，从孩子及以上
不安全型	4	该语言被一些孩子在各种领域使用；该语言被所有孩子在局部领域使用。
肯定濒危型	3	该语言主要是被父母辈级以上年龄的人们使用。
严重濒危型	2	该语言主要是被祖父母辈及以上辈分的人们使用。
极度濒危型	1	该语言主要是被极少数的人，或曾祖父母辈使用。
已经消失型	0	没有该语言使用者存活。

要素之二：使用一种语言的绝对人口

要确切地提供使用一种语言的绝对人口数据是不可能。但是，一种语言使用人口少的小社区通常是最有风险。一个人口少的民族比人口多的民族更脆弱，更容易被周边的民族吞没，从而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要素之三：总人口中使用该语言的比例

与一个群体的总人口相关的语言使用人口比例是证明其语言活力的重要因素。这里所指的“群体”可以指特定的少数民族、特定宗教、特定区域或者是国家群体所归宿的语言社区。下列尺度可用来鉴定濒危语言的程度。

濒危程度	级别	总参考人口中使用该种语言的人口比例
安全型	5	所有人都讲该种语言。
不安全型	4	几乎所有人都讲该种语言。
肯定濒危型	3	大多数人讲该种语言。
严重濒危型	2	少部分人讲该种语言。
极度濒危型	1	极少部分人讲该种语言
已经消失型	0	没有人讲该种语言。

要素之四：在现存语域的使用趋势

一种语言用于什么场合、用于什么人及什么话题直接影响着是否把该种语言传给下一代。

全面使用 (5级): 该语言是该少数民族群体交际、认同、思维、创造以及娱乐的语言，也是为了各种目的在各种场合积极使用的语言。

多语言并用 (4级): 有一种或者多种主体语言 (而不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大

多数官方领域使用的主要语言：政府用语、办公用语及教育机构用语。但是，该种语言在许多公共场合不可或缺、继续使用，尤其在传统宗教机构、乡村店铺及社区成员们形成的社会场所。这种主题语言和非主体语言共存导致语言使用者们根据不同的功能使用每一种语言。据此，非主体语言用于非正式场合和家庭场合，而主体语言就用于正式的和公共场合。语言使用者们认为主体语言是社会交际和经济生活机会的语言。然而，社区老辈成员可能只会继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多语言现象（普遍通过世界现象而言），不一定导致语言的消失。

使用场合缩小 (3 级): 该非主体语言失去了使用空间，即使在家庭里，家长们开始使用主体语言与其孩子们进行日常交际。他们的孩子成为本族语言的半熟练者（接纳了双语）。父母辈和老辈成员趋于成为主体语言和本族语言的双语者：他们懂得而且讲两种语言。在本族语言被积极使用的家庭里，双语言孩子是可能存在的。

有限或者正式领域 (2 级): 非主体语言仅仅被用于高层次正式场合，尤其像在祭祀和管理范围。该语言可能还在社区中心、节日以及典礼仪式场合中。在这些场合社区老辈成员有通常有机会相聚在一起。有限的领域也可能包括祖父母家庭和其他老亲戚家庭成员居住的地方以及老辈人相会的老地方。许多人能听懂该语言，但不会讲了。

非常有限的领域 :(1 级): 非常有限的领域 :(1 级) 非主体语言使用领域非常有限，仅用于特殊场合。通常是被社区里非常有限的几个人使用，比如祭司在祭祀场合。另有一些人可能还记得该语言的一些说法（记忆者）。

消失 (0 级): 该语言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没有人讲了。

濒危程度	级别	使用领域和功能
全面使用	5	该语言被用于各种各种场合并发挥各种功能。
多语言并用	4	两种或者多种语言被用于大多数社会领域并发挥各种功能。
使用场合缩小	3	该语言被用于家庭各种场合并发挥许多功能，但主体语言开始渗透进来，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家庭交际。
有限或者正式领域	2	该语言被用于有限的社会领域，并且仅发挥几个功能。
非常有限的领域	1	该语言仅仅被用于非常有限的领域，并且仅发挥几个功能。
消失	0	该语言在任何领域都没有被使用也没有任何功能了。

值得注意的是，多语现象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来看是一种生命力。语言使用者们不必要为了保护本族语言的生命力而成为单语言者。本民族语言在文化重要领域发挥有意义的功能才是关键问题所在。

要素之五：新领域和媒体的回应

随着社区生活条件的改变，语言使用的新领域可能会出现。有一些语言社区成功地进入新的

领域，可是大多数却不能成功。学校、新工作环境、新媒体、包括广播媒体和英特网通常以牺牲濒危语言为代价，只为主体语言扩展范围和动力。尽管濒危语言的消失没有特定范围，但是主体语言在新领域的使用，诸如电视，具有感化力。

如果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社区不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适应新时代的挑战，那么濒危语言就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甚至受到侮辱。

濒危程度	级别	被濒危语言接受的新领域和新媒体
动力十足	5	该语言被用于所有新领域。
强壮/活跃	4	该语言被用于大多数新领域。
接受	3	该语言被用于许多领域。
复制	2	该语言被用于一些新领域。
微弱	1	该语言只被用于几个新领域。
不活跃	0	该语言不被用于任何新领域。

濒危语言在这些新领域使用的类型与使用范围依据各地方的背景而有着很大差异。可能使用这个标准的一个范例是：濒危语言享受的一个新领域是广播媒体，包括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但时间很有限，每周才半个小时。尽管这些媒体给予该种语言很大的潜力而排序可以很高，然而极为有限的时间却限制了该语言的展示，因此该语言的在新领域中的使用排序也只能在2级或者3级了。毋庸置疑，必将会有不同媒体不同层次的成就。在教育方面，选定标准可从两个方面的尺度来把握：濒危语言在课程设置中达到何等高度和何等范围。某种濒危语言使用于所有课程的教学语言和各个层次的课程的排序要远远比某种濒危语言每周仅仅只教一个课时的排序要高得多。

如果即使濒危语言被使用于所有的新领域、诸如求职、教育、媒体，还必须把濒危语言社区的回应一并考虑之。

要素之六：用于语言教育和学习材料

用某种语言进行教育是保持该语言活力最理想的途径。有一些语言社区保持着强健的口头语言传统，而且有一些语言不希望创制书面语言。在另一些社区，读书识字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源泉。然而，一般而言，读书识字是与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直接联系的。所需要的是各种知识的书籍和读物供所有年龄层和语言能力的人们阅读。

级别	可获得的书面材料
5	已经建立了文字，有传统的语法、词典、教材、文学、以及日常生活媒体。书面语言用于行政管理和教育。
4	有书面材料，在学校里，孩子们在接受该种语言文字的教育。但是其书面语言

	不用于行政管理。
3	有书面材料而且孩子们在学校里能看到书面材料。但是，媒体不提倡学习其书面语言。
2	有书面文字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只对一些社区成员有用。对另外一些成员来说，只有符号象征意义了。该种语言文字在学校里不设课程。
1	有一种实用型的文字可供社区的成员们学习，并且有一些书面材料。
0	没有文字可供社区学习。

4.2.2 语言态度和政策

无论是在一个地区还是在一个国家，维持、发展或废弃非主体语言或许要受到主体语言文化的摆布。一个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会鼓励使用某种语言人口少的民族主动地去保护自己的语言，或者会迫使他们废弃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态度可能成为发展自己的语言和丢失自己语言，走向两个极端的强大的力量。

主体文化成员们形成了思想意识环境，传播其语言作为积极肯定的资源价值系统，并坚信其语言为区域或国家统一的标志符号。每当几个更大的语言社区为某些政治或者社会空间而竞争的时候，他们各自可能持有相抵触的语言态度。这样就导致了一般性的观念，即多语言引发分裂并对威胁到国家统一。于是乎，培育单一主体语言就成为处理实况或者仅仅只是感知到的威胁的一项措施，亦即统治集团就可能立法使用主体语言。相应地，政策可能会劝阻或者甚至禁止使用其他的语言。国家的政策，包括缺乏透明度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直接影响到社区本身的语言态度。

4.2.2.1 语言态度与政策：主体与非主体语言社区

一个国家的政府可能为其多语言而制定一个明确的语言使用政策。在一个极端，一个国家可能指定一种语言为独特的官方语言，而其他所有的语言都被否定。在另一个极端，一个国家李的所有语言都享有平等的官方语言地位。然而，平等的法律地位并不一定能保障一种语言的维持和长期的活力。

要素之七：政府的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政策，包括官方地位和使用

各级政府和各级机构对其主体语言和附属语言有明确的政策和/或不明确的态度。

平等的支持（5级）：一个国家的所有语言都是有价值的资源。所有语言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政府通过实行明确的政策鼓励维持所有的语言。

有区别的支持（4）：非主体语言明确地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有明确的背景差异，即主体/官方语言和非主体（受保护的）语言在使用方面有明显的差别。政府鼓励少数民族群体保

护和使用自己的语言，大多数时候是作为个私领域（比如家庭语言），而不是在公众领域（比如学校）。在某些领域非主体语言享有较高的信誉（比如庆典活动）。

消极同化（3级）：主体民族群体不在乎少数民族讲或不讲民族语言，只关注其群体语言是通用语。尽管这不是明文规定的语言政策，但实际上主体族群的语言就是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所使用的大多领域都不享有较高的威望。

积极同化（2级）：政府通过使用主体族群语言为少数民族提供教育的途径，鼓励少数民族群体放弃自己的语言。不提倡讲非主体民族语言文和/或写非主体民族语言。

被强行同化（1级）：政府明文规定语言政策，宣布主体族群语言为唯一的官方国语，而其他附属群体的语言都不以承认。

禁止（0级）：少数民族语言在任何领域都被禁止使用，只允许在个私领域内使用。

支持程度	级别	官方对语言的态度
平等的支持	5	所有语言都受到保护。
有区别的支持	4	少数民族与语言作为个私领域的语言基本上受到保护。讲少数民族语言有威信。
消极同化	3	没有少数民族语言的明文政策规定。主体语言在公共领域占绝对优势。
积极同化	2	支持鼓励同化少数民族语言。没有保护民族语言政策。
被强行同化	1	主体族群语言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其他非主体语言即没有被承认也得不到保护。
禁止	0	少数民族语言被禁止。

要素之八：社区成员们对自己语言的态度

一个语言社区的成员们通常不会保持中立态度。他们可能看得到其语言对社区和认同感是十分重要的，因而倡导使用其语言。他们可能使用它，而不促进它。他们可能引以此为耻辱，因此而不提倡使用其语言，或者干脆认为麻烦就主动回避使用其语言。

当社区成员们对自己的语言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时，其语言可能被视为群体认同感的象征。正如他们珍惜家庭传统、节日和社区活动一样，社区成员们就会正视其语言为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视为其社区活力和民族认同感。如果社区成员们视其语言为经济活动和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物，那么，他们就会以消极否定的态度对待其语言。

级别	社区成员对其语言的态度
5	所有成员们都珍重其语言并希望看到其发展。
4	大多数成员支持其语言的维持
3	许多成员支持其语言维持；另一些人却漠不关心，或者甚至可能支持其语言的消

	失。
2	一些成员支持其语言的维持；另一些人却漠不关心，或者甚至可能支持其语言的消失。
1	只有少数成员支持其语言维持；另一些人却漠不关心，或者甚至可能支持其语言的消失。
0级	没有人在乎其语言的消失；所有人都喜欢使用主体语言。

4.2.2.2 语言态度与政策：互动与社会效果

人们的语言态度，无论是积极的、无动于衷的、或者消极的，都与政府的政策和社会的压力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在不同的领域内语言使用被增加或者被缩减。

在许多情况下，社区成员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或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长远目光把握他们做出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处于初中状况的人们通常展露出要么这要么那，选择二者之一（“要么你老抱着你的母语和身份不放，但找不到一份工作”或者“要么你放弃自己的语言并获取更好的生活条件。”）

实际上，保持和使用双语会有更好的机会。当语言具有不平等的动力关系的时候，其附属群体通常讲两种语言，即本族语言和主体语言。语言使用者们逐渐走向使用主体语言。在另一方面，附属群体可能抗拒主体语言并鼓励其成员复兴或强化自己的语言。至于这种语言活动战略必须适合于特别的社会状况，通常处于以下三者之一：

a. 语言复活：重新引介已经长期使用有限的一种语言语言，比如建立了以色列国家之后复兴的希伯来文字，或者爱尔兰的盖尔族语言。

b. 语言强化：加强非主体语言的出现频率受威胁的主体语言抗衡，比如威尔士语言。

c. 语言维持：支持非主体语言或国家双语兼用和主体语言（通用语）两者的稳定使用，口语和书面语并用（有文字的话），比如新西兰的毛利语。

至于语言活力，语言使用者们不不但高度珍惜其语言，而且他们还知道他们的语言在社会领域中会得到支持。积极的态度对于保持一种语言长期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4.2.3 语言记录的紧迫性

要素之九:语言记录的数量与质量

作为指导评定记录一种语言的紧迫性，就现有的语言材料必须进行鉴别。其重要性集中于现有的长篇语料，包括已经转写、翻译、以及自然说话的注释录音带。这些信息非常有助于社区成员们形成特殊的任务，而且有助于语言学工作者们与语言社区的成员们一起设计研究规划。

记录的质量	级别	记录语言
-------	----	------

最好	5	有综合语法和词典，有广泛的长篇语料；有丰富的语言资料长流不断。有大量注释过的高质量的音像资料。
好	4	有一部好的语法和多部较好的语法、有辞书、长篇语料、文学著作、而且不定期地更新生活媒体；有注解过的高质量的音像资料。
一般	3	有适当的语法资料或者足够数量的词典，还有长篇语料，但是缺少了日常生活中的媒体记录资料；有不同质量的音像资料或不同程度的注解。
残缺不全	2	有一些语法大纲，有词汇表，有长篇语料可供语言研究，但不全面。有一些录音和录像资料，有一些解读过，还有一些还没有注解。
不充足	1	只有几条语法大纲，数量有限的词汇，残缺不全的长篇语料。录音和录像材料缺乏、有限的音像资料不能用，或完全无法解读。
未记录	0	没有记录过的语料。

4.3 语言活力指标: 评价诸要素的重要意义

本部分描述上述 9 个要素怎么使用。为了评定一个社区语言的现状，为了语言维持、语言复兴、语言传承及记录而评定所需要支持的类型，上述诸要素与表格一并作为工具是十分有用的。

语言活力以不同的语言社区状况而大相径庭。记录语言的需求也因各种条件的差异而有差异。语言不能以简单的数据加减来评判。因此，我们建议不能这样简单草率行事。取而代之的是，根据评估目的需要，上述所列语言活力要素可用来测定语言活力。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探讨了下列的诸要素：

要素之一：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等级）

要素之二：使用一种语言的绝对人口（实际数字）

要素之三：总人口中使用该语言的比例（等级）

要素之四：在现存语域的使用趋势（等级）

要素之五：新领域和媒体的回应（等级）

要素之六：用于语言教育和学习材料（等级）

要素之七：政府的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政策，包括官方地位和使用（等级）

要素之八：社区成员们对自己语言的态度（等级）

要素之九:语言记录的数量与质量（等级）

范例 1. 语言社区自我评估

语言社区先用这些要素测试评估其语言状况并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行动。如果需要，下一步怎么做。为此目的，尽管所有要素都重要，但是头 6 个要素特别有用。社区可能发现其语言主要是由祖父母辈和老辈人使用，所有他们的语言可判定为**要素之一**：“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要素中的“严重濒危”(级别 2)。此外，社区可能发现其语言主要用于庆典和社区的节日活动。那就符合条款**要素之四**：“在现存语域的使用趋势”，然后语言使用可评估为“有限或者正式场合(级别 2)”。在另一方面，社区成员可能发现“大多数社区成员支持语言维持(要素之八：“社区成员们对自己语言的态度”，级别 4。)

到这个时候，社区成员可能下这样的结论，其语言处于极度濒危，如果对其语言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掉。他们也发现社区的人们对扭转语言转用十分感兴趣，并已经表达了他们对其语言复兴所作的努力。一旦社区考虑到所有的要素，并完成了自我评估之后，就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寻求相关机构的资助。

范例 2. 外部评价

这份指导手册作为语言维持、语言复兴、文字发展或语言记录的指导手册可用来作为官方的或自发性质的政策性的工具。

当一并考虑一种以上的语言时上述诸要素的每一项可能称为用来比较的要点。比较的结果具有某一个区域内强化语言多样性的更加广阔的可能性：为资助拯救濒危语言的目的而排序其严重性程度很有用处；为教育公众关于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的目的而排序，为维持语言多样性而形成教育方针的目的而排序，为动员语言学家们抗击语言转用的目的而排序，或者为警示国家和国际组织关于人类知识资源减退的目的而排序，都非常有意义的(参考附录 1 委内瑞拉语言比较的范例)。

第五章 结语

整个世界在保持其语言活力和安全方面正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全世界的人们一起挖掘资源并强化其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时刻已经到来。这需要各级人力资源：各个语言学专家、各地语言社区、民间组织、及国家的和社会组织。

在语言社区层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譬如，许多人一直在为发展语言教育而努力工作，通常只有非常有限的技术资源。与那些世界上主体语言教师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不但缺乏正规的语言学训练，而且还缺乏语言课程。他们不能够满足地方政府的要求，甚至更关键的问题是，可使用的语言基本描述资料也缺乏。这些语言教师需要各种技术：某些东西是属于教育专业性质的(课程和教材开发、语言教学技能及方法)；某些东西是属于社会语言学的(比如正在面临的语言接触进程，过去和现在祖先语言的功能差异)；某些东西是属于语言

学的 (比如语料收集、分析、及描写)。

同样地，语言学家、语言活动家及决策者们具有长期的任务，即建立最有效和最可行的机构，编辑和传播濒危语言，以此来维持和复兴世界的濒危语言。最重要的是，他们承担起责任，与濒危语言社区合作。在合作项目中，社区享有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都要分担责任，以保证没有语言将消失，而且所有语言都应该维持和传承给后代。我们为什么要增强语言的多样性呢？这就是一位美国印第安纳瓦霍族老人所说的：

If you don't breathe,	如果你不呼吸，
there is no air.	就没有空气。
If you don't walk,	如果你不走路
there is no earth.	就没有地球。
If you don't speak,	如果你不说话
there is no world.	就没有世界。

(山本转译。摘录自纳瓦霍族老人的一段话，源自 PBS-电视世纪系列部族智慧与当代世界。节目主持人大卫·美波理-刘易斯。播放日期：1992年5月24日)